河汾教

V
A 195.776
W48

冊 3
卷 3

廣執其兩端教榆次縣學諸生

其月十八日榆次祁縣壽陽代州繁峙崞縣六學之士至者蓋六百人合試之榆次縣之目爲執其兩端既甲乙其善而進諸生

兩者千萬之總名數有十百千萬而槩之爲兩故人世之辨並有善惡如易之有陰陽然善之中亦自有兩如陽之有太少也必太陽然後謂之純舜之取人善一刀剖善而爲兩截較其理之精粗者如梁王之辨雙璧大小瑕瑜同而側睨其厚薄之相半遂定一

千金一五百也如寧王之辨雙駿强弱疾遲同而俯觀揚塵之微異遂定一千金一五百也分之爲善惡而兩矣善之中又分之則兩而兩矣非兩儀四象之理與孔子曰我叩其兩端而竭焉非舜與孔子孰能觀於兩而盡事物之理舜之智卽孔子之智之巧也舜之執卽孔子之聖之力也舜之兩端卽孔子之仕而止久而速也故楊墨之執一不善爲兩也子莫之執中而無權亦不善爲兩也朱子曰萬物到邵子前便截作四片矣善哉邵子之目無全牛也邵子之四片舜之兩端也邵子之觀物可謂善學聖人之盡事物之理者也

600021
JAN 6 - 1941

廣以善養人教祁縣諸生

祁縣之目爲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旣甲乙其藝而進諸生

子見夫母之養子與其腹之也我飲我食我勞我逸我喜我怒之過節則皆可以傷子母則飲食勞逸喜怒之惟時至於子之所以骨且肉五藏而百絡者母亦不知也三百日而居然生子矣其出入腹之顧且復之飲之食之逸之喜之又非以服子也而子之啼且笑於其母之懷母不厭故子不覺其長且育也其

父之教之也包之擊之誦之讀之勤勞之訶怒之亦非以服若子也而子之撻之而不怨食之而不感我父我母我子也何怒且感之有故其教不肅而成不勞而就也文王之於南國也孔子之於七十子也直以爲吾子焉而已矣視之曰類我類我欲其速肖之焉已矣使文王有服天下之心則虞芮必不來質子路之扳虎尾舉石盤者可使之陳蔡匡蒲而不去耶子貢之一出而存魯亂齊亡吳霸越强晉其億且辯者可使之六年廬然後去耶子試觀萬物之並育而不相害於天地使天知日月星辰之我繫則日月星辰未有不立墜者也使地知華岳河海之我載而我振則華岳河海未有不重且洩者也使天地知萬物之我覆且載未有不以爲累者也何哉一之則萬物者天地之手足毛髮二之則萬物者天地之瘤贅天地不勝其苦矣人之足載腹手載指首載髮而不重者一之也試以一寸之枝付之手命之半日而不去則勞不可堪即舉大木何加焉無他二之也聖人之仁其於天下一之也所謂以中國爲一人天下爲一

家者也二之則腹與手疑足與腹疑父厭其子食而
夫病其妻衣矣能一日行且居耶

廣恭寛教壽陽縣學諸生

壽陽縣之目爲恭則不侮寛則得衆旣甲乙其藝
而進諸生

論語撮帝王之治法則爲寛信敏公而不及恭惠孔
子告子張之心法則爲恭寛信敏惠而不及公二帝
三王安仁者也故直目之以寛而終之以公終之以
公則其寛信敏聖人之寛信敏也恭惠不足與於此
矣行五者之仁學聖人者也故遂冠之以恭而終之
以惠其寛信敏行仁者之寛信敏也不始之以恭則

欲之擾理而不能寛不足與乎其公則惠而已矣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然子貢道子張之行曰不侮鰥寡孔子曰其不伐猶可能其不敝百姓則仁矣孔子以其仁爲大是子張已能行不侮人之恭矣其問政獨告之以五美曰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抑何詳且大也泰而不驕者不侮之恭也惠而不費者足以使人之惠也勞而不怨其有功之敏耶威而不猛其得衆之寛耶其求仁而得

仁爲不貪之欲者民信莫任於此矣聖人之告子張者獨異於諸弟子此豈小人之樊須可望故子張獨與聞君子尊賢容衆嘉善矜不能之大此仁者之量也子張有仁者之量而曾子弗之許者仁者之誠弗足也仁者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焉者也誠以踐其量者也孔子之所大子張者仁之量焉已矣

廣難能教代州學諸生

代州之目爲是難能也旣甲乙其藝而進諸生不知其子視其父葢言肖也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有是父宜其子之肖之也艮弓之子善箕艮冶之子善裘孝子信有門乎愚甲乙此題之義諸生之最不善爲文者則滿牘止道不祥字其稍進者則滿牘實之以臣與政矣其又進者則以臣政重冠之其首如鼎貢然總不肖其達者則懸空而說不犯死亡字止模寫不忍改

之情景愚之所嘉奬也代諸生之完璧少而氣凌軼者袞袞矣愚未暇至三關未嘗見其武備如何然以吾之文事衡之東路則代州之文蕩逸而有氣致中路則寧武之文氣足以實其肢西路則偏關之文若不知有肅殺之感者而反出之以豐潤然氣亦微遜矣張平子之四愁於北則曰我所思兮在鴈門欲從之雪紛紛諸生之以百牘獻良不啻美人繡段之贈愚何以益諸生以代玉案之報耶

廣今之大夫教繁峙縣學諸生

繁峙縣之目爲故曰今之大夫旣甲乙其藝而進諸生

愚今時見上大夫之注考有云有古人風者人則誚之矣曰此殆不足與有爲者也其人亦咈然而弗善也或目之以古君子人則曰此嘲其拙朴而不慧有云古貌古心者上大夫卽據之以爲應罷却矣愚嘗歎曰何世之惡古之一字至此乎此其所以爲今之大夫今之世界也與而天下之所好者至羣舉而歸

之於古銅古磁古漆古玉而獨於人否昔者邵氏謂孔子子三王而孫五霸今之人至望其孫而不可扳則爲曾爲玄爲仍爲來爲昆爲雲而不可究詰矣

廣在於王所教崞縣學諸生

崞縣之目爲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既甲乙其藝而進諸生

愚嘗謬爲宮府籌之莫如裁寔官而減其額安用一選即三千人也司禮者五品級耳所謂不使之讀書識字者也而內書堂之教不可以已乎以儒臣而爲奴隸之師亦可謂負其所學矣而柰何詞林諸君子不之爭且辭也愚以爲當倣周太宰法使此輩屬於

宗伯氏司禮之長宜堂叅其事諸郎亦然然後可以
折其鋒即尚主者館甥至貴倨矣不北面司郎耶矧
其家奴乎其計之也於天官氏一年一小汰三年一
大汰而長司禮者必一年一代雖賢慎不得淹焉其
代之也則置之南而其過之不至於汰者如轉王官
之法置之各王府則其權必不至於養亂矣其不屬
之於閹者避內外之密邇嫌閣臣之內逼也本兵不
得屬者有兵柄則亦不應統內隸也至宮妾之等即
法周之內官百二十而定爲叙御之法皆令習詩書

每進御即使以詩書勸如所謂內講堂者而其娛君
不過房中之樂然御門經筵之暇日則必三時在外
廷日以大臣四人議政事詞林四人議文學臺省各
四人與之俱以因事引諫此十六人者日一代日與
此十六人者遊使君臣之間親如父子友朋而上下
之氣通人主不畏難於臣下而亦得以易成其德也
十六人者叅而壬人亦不得乘間淆主聽也至冲少
又宜選公侯子弟之才者四童子使之侍讀講冲人
之情又不至於畏難此周公所抗世子法於禽父者

也而伊川之說特詳甚至於游宴亦人主之所不廢當略倣漢唐之所以與臣子親者而勿過爲隔絕亦不必禁其游宴正使賢人君子得借是以親就於其側易曰苦節不可貞初九不出戶庭无咎九三不出門庭凶門庭小開戶庭大開乎禮稱外戶而不閉是戶庭不可出者也而亦不必使之至路窄無着身處此亦不苦節而甘節之指也

廣爲文教榆次縣等六學諸生

易之目爲爲文爲衆爲柄旣甲乙其藝而進諸生文者兩色交之名爻之奇畫不可以稱文偶畫則兩色交之象也而卦惟坤爲全偶則文勝矣故爲文陽一而陰二故八卦之畫合之爲三十六而乾特三坤特六巽離兌之三女皆四震坎艮之三男皆五惟坤爲數之極也故爲衆八卦之序自乾一而至坤八則坤獨在其後矣乾南上而坤北下坤中爲復是曰天根故爲柄邵子曰掌紋可以觀地葢山川之象也草

木飛黍爛熳於目睫之間矣而人文特附乎地禮樂文章皆麗焉者故曰文萬物者天覆之地載之者也載之者萬物之所宅也天羅而爲一冐地則限之以華夷而爲萬區故曰衆地最在萬有之下無弗依之者故曰柄其序當以文爲主文則得衆易曰學以聚之論語曰以文會友是也非禮樂文章我不知其何以使之合而爲一統耳衆則柄歸之矣易曰何以守位曰人大學曰得衆則得國孟子曰得乎丘民而爲天子是也柄者天下之所推而與我 非我得而自操之者也非先有柄以御衆有衆則柄始歸於一人矣秦始皇焚燒聖人之六經是無文也坑儒而愚黔首偶語者棄市至二世而深居不出是無衆也趙高盜權而望夷宮中鹿爲馬是無柄也漢之興使陸賈奏新語而建元元成之間則表章六經是得第一義也我朝初定金陵即聘劉基宋濂輩亦先文之義與其得衆而有柄不亦宜乎而諸生之爲說往往引中庸惡其文之著以相質不知凡文皆著而惟坤未嘗著日月星辰之文發揚於上者也故乾巽離之文皆可

謂之著而坤之爲山川草木者皆含藏於大地之中矣故坤之五則黃其裳裳而黃正所謂衣錦而尚之以綱者詩曰綠衣黃裳是其文爲中之文而非外之文其二曰含章可貞章而謂之含正闇然而日章之章也可貞者守之也非炫之也坤之象不言文至傳之廣易象者獨予之非慎獨之君子其惡可告之以元吉之文耶

廣正僕教榆次縣等六學諸生

書之目爲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旣甲乙其藝而進諸生

周穆可與有爲之君與其尚有文武成康之遺訓末乃耄荒而淫於遊其作囧命以命伯囧則曰昔在文武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又曰爾無昵于

憸人充耳目之官廸上以非先王之典此其說葢大有立政綴衣虎賁知恤之雅指肆乃聖人取之周官太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王眡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凡軍旅田役贊王鼓王燕飲則相其灋王射則贊弓矢王眡燕朝則正位掌擯相王不眡朝則辭於三公及孤卿按此則太僕正匪徒如今之顓馬政而已謂之僕臣者

君出入與俱者也古者天子三時在朝故僕臣大爲近御之官大馭掌馭玉路者也戎右掌戎車之兵革使者也齊右掌祭祀會同賓客王乘則持馬行則陪乘者也道右掌前道車者也戎僕掌馭戎車者也齊僕掌馭金路者也道僕掌馭象路者也田僕掌馭田路者也馭夫掌馭貳車者也銜枚氏掌司囂禁無囂禁嘂歎鳴行歌者也司右掌羣右之政令者也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者也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

門者也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者也是所謂羣僕侍御之臣耳目之官與寔前後左右王其不可參以便辟側媚之朋居然矣穆王之荒也有車轍馬跡於天下於是西征騖行至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居是惟河宗氏河宗伯夭逆天子燕然之山示天子以春山之珽天子受命大朝于黃之山披圖視典用觀珽器其珽則玉果璿珠燭銀黃金之膏蓋天子之珽萬金諸侯之珽千金大夫之珽百金士之珽五十金鹿人之珽十金天子之馬走千里勝人猛獸

天子之狗走百里執虎豹伯夭曰征鳥使翼烏鳶鸛雞飛八百里名獸使足狻猊野馬走五百里邛邛距虛走百里糜走二十里此伯夭之致河典也於是乘渠黃之乘爲天子先以極西土伯夭不能止王之遠游而乃遂之河伯之職詎如是其又浮於博望侯耶天子命正公郊父受敕憲以八駿之乘飲枝涛之中赤驥盜驪白義踰輪山子渠黃華騮綠耳其御造父三百耿翛芍及天子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辨於樂後世亦追數吾過乎此即所謂輪臺之悔與亦

橫汾秋風之樂極悲來者耶而上林賦寔師其意以爲諷奏雅於曲終耳是時從天子而僕者不可盡稽其可稽者則初至鄘人而河宗之子孫鄘栢絮獻豹皮十良馬二六也則使井利受之是謂嬖臣河宗束帛加璧則使鄒公受之其至於赤烏之人獻酒千斛穄麥百載則使祭父受之是卽謀父謀父諫犬戎之之征於發軔之初而不能尼其行終乃作祁招之傳以止之亦晚矣至曹奴之人獻食馬九百穄米百車則使逢固受之是爲大夫至重鎞氏之所守則其人

觩鼠獻枝斯璿瑰瑕瑶琅玕玲瓏禿瓚玗琪徽尾至焚留之山獻秋麥千車膜稷三十車則使栢夭受之是謂河伯至于文山西膜之人獻食馬三百穄米千車則使畢矩受之是蓋畢公之後焚留之人獻枝斯之石四十珌佩百隻琅玕四十則使造父受之是謂主御是其所從遊者與其御則謂之七萃之士而高奔戎爲之冠其初至當水之陽賜七萃之士其至平衍之中大饗正公諸侯王吏七萃之士于平衍之中至于曠原則大饗正公諸侯王勒七萃之士于羽琌

之上其渴于沙衍而求飲未至也七萃之士高奔戎則刺其左驂之頸取青血以飲天子其歸而至于葭中有虎則七萃之士高奔戎請生捕虎必全之乃生捕虎而獻之押之東虞是爲虎牢當時右服繭騮而左綠耳右驂赤龍而左白儀天子主車造父爲御薗薗爲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右驂盜驪而左山子栢夭主車參百爲御奔戎爲右參百是卽所謂造父三百者與薗薗者不知其爲逢固乎抑卽所命之伯冏也而古文不可辨伯冏蓋終從行在耿脩芍及栢夭鄭父之列矣強諫之難信鮮克有終哉周衰而秦熾則公之媚子從公于狩楚則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皆所謂媚子蓋穆之井利之流也井利蓋卽與天子博三日之井公與而上林賦則曰孫叔奉轡衛公參乘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衛青亦漢武之嬖臣其邊功蓋必有翼之者也羣僕侍御之不正歷代皆然而魯桓公至有彭生之禍天華元至有羊斟之辱孔子之御則樊遲冉有子路子貢誠慎之矣

廣天子朋友教 褕次縣等六學諸生

詩之目爲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旣甲乙其藝而進諸生

采菽曰彼交匪紓天子葵之道得君之難也逸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道得友之難也中庸云不信乎友不獲乎上葢欲得君者則必有人乎其君之側耳昔者陽城自隱人召爲諫議大夫三年而不言韓子作諍臣論以刺之而城自若會天子欲罷陸贄城乃言遂見罷城所謂畏朋友之怨

以得罪者與田畫諷鄒浩以直諫則曰予近作墨子詩耳知君既作青雲梯應悔當年泣染絲志完遂力諫易后事貶嶺南見畫而雪涕畫曰使君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徒嶺南可以死人哉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田畫可謂朋友之愛人以德者也後世之朋友有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疑而已甲朋乙黨自築一門戶以天子二字作藉口之資而實不顧國體君德者也含沙修怨以伸其鋒朋友乎漢唐之衰以小人而攻君子宋之衰以君子而攻君子桑柔曰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古之君子無競今之君子有競至有競而君子無以遠於小人矣然則得罪于天子者可尤其君耶則朋友任之矣

廣元年獲麟教榆次縣等六學諸生

春秋之目爲元年隱公元年春西狩獲麟哀公十四年既甲乙其藝而進諸生

乾元亨利貞坤元亨利牝馬之貞而孔子賛乾坤之德直目之曰乾元坤元若字之者若以乾元坤元爲天地之徽稱如孟子之直以放勲目堯也元仁也又大也首也仁者德之首故獨大大哉乾元首出庶物者堯則之矣惟天爲大堯與之準準以仁也家語曰帝堯者其仁如天内而聖外而王惟元之一字是以

春秋第一字卽曰元葢尊天道以律王道也而繫之曰春王正月春卽元也配仁而稱始王承春而統正月王惟歲春也者天之始卽王之始也月卿士象也故王得而統之春天之元德王之所取則也王能則天之元然後可以首天下而稱大不仁則王道絕而天人之際不應矣正月者又春之始也葢冢宰象也故春秋於隱元年之秋七月書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此開卷之大指所以著王之不歲卿之不月也此一條實備三綱之義天王使則君臣之體

乖矣賵仲子則夫婦之經拂矣以仲子而當惠公爲其子者則不父矣宰咺來則不王而又不宰矣此所以謂春秋之第一義與明王不作道在孔子孔子之道不行而作春秋春秋方卒業而麟忽至天葢應之以素王矣麟物之至仁者也麟見獲則孔子之仁不得布於天下是終不得以王道奉天道也儒者多言孔子因麟至而作春秋因絕筆於獲麟之一句焉者誣麟不來聖人不作春秋乎春秋之作至哀公間聖人之筆未絕也有可紀則筆之麟獲而遂絕焉者也

天應之也始之以元而終之以麟以王道奉天道者聖人之心法乎未可謂始之以王道而終之以天道也但胡氏以麟鳳爲文王孔子之志動氣而先天以圖書爲伏羲之氣動志而後天則迂矣先天後天皆至聖之能事其道皆先天而天弗違其用皆後天而奉天時而不繫一麟一鳳之至以爲聖人重其在易先天後天皆乾元之大人柰何可割一乾德而二之耶文王夢九齡而知其與武王三也孔子夢兩楹而知其非明王之宗之也亦聖人之後天也伏羲先天之易邵子表其圖而胡氏反目之爲後天可乎可春秋之以王道尊天道者不可謂非後天而奉天時也然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遂握萬世之權不可謂非先天而天弗違者也

廣王言如綸教　榆次縣等六學諸生

禮記之目爲王言　如綸既甲乙其藝而進諸生

禮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小若大近而遠蓋言機也易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出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夫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豈惟乎鶴鳴于九皐則聲聞于野聲聞

于天矣而况言之有是非於其間乎寧止比于鳥鳴耶白華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李獻吉曰黄昏競奏催花宴天明猶聽打毬聲刺其政令之所出郵置八區者耶舜之命龍則曰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而咸有一德則曰大哉王言一哉王心王心一則出其言善而千里之外應之矣昔者漢文帝發詔山東父老曳杖者皆欲少綏須臾之死以覩德化之成而陸宣公爲德宗草詔多罪己之辭民是以懌杜詩云忽聞哀痛詔又下聖明朝誠幸之矣然至臣官而操君命則秦漢唐之末造皆中其禍此輩顧可掌絲綸耶

廣陰陽十一　教榆次縣等六學諸生

論之目爲陰陽無一無十旣甲乙其藝而進諸生邵子曰陽無十故不足於後陰無一故不足於首夫陽之無十非謂其止於九耶陰之無一非謂其起於二耶河圖之數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是謂陰陽之全數陰陽葢環抱而爲一體者也其氣則一往一來交相呼吸於其間矣陽無後卽以陰爲後陰無首卽以陽爲首陽君道父道夫道也陰臣道子道婦道也臣可以自爲首乎臣而

仰其項領是謂逼主故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君而可以自爲後乎君非臣則將下行臣道不信其臣而國空虛猜忌之風成於上而孤立無朋矣故曰高而無位貴而無民賢人在下位而無輔是以爲亢龍也孔子贊乾則曰乃統天首出庶物贊坤則曰乃順承天牝馬地類行地無疆然乾之妙在乎善用坤故見群龍无首吉天德之不可爲首者言其不自多其首而特用坤以爲後也此其可以首出也坤六之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則臣疑於君矣以馬而爲龍至與陽

交戰而不知避也邵子曰君行君事臣行臣事父行父事子行子事夫行夫事妻行妻事君子行君子事小人行小人事中國行中國事夷狄行夷狄事謂之正道反是者謂之邪道至哉邵子之說乎豈但君臣父子夫妻爲陰陽之正哉君子之不能無小人中國之不能無夷狄自有陰陽以來而已然矣不必有陽而無陰也但率其陰陽之正而已矣賈生曰冠雖敝不以其履履雖新不加於枕蓋道陽首陰後之定分與